



世界文學名著

統 治 者

哈  
杜

(四)  
代  
衡

著  
譯

THE DYNASTS

By  
THOMAS HARDY

Translated by  
TU HÊNG

## 第四幕

### 第一景

#### 萊茵河上游

這是一幅從相當高的地方望到萊茵河上游所流過的美麗的區域的一幅鳥瞰圖。在歐羅巴歷史上的這個時候，這條河流正做着法蘭西和德意志之間的分界水。

這是元旦日的清晨，遲緩的太陽光已經射到了一些凸出的堡寨門口，但是卻還沒有射到這條河流的小小的波浪上，這條河流是從沙夫蓋森向左面穿過許多里路向科勃蘭茲流去的。

#### 啞場

最初，這地方顯得什麼都是平靜的，就連河水也都似乎並不流動。但是不久，在遠處卻發現了一些奇怪的黑色的斑點，像一條屈曲的帶子似的，在很慢的移動着。從這地方望去，那一片大地上是祇有一種活動的東西可以望得清楚：這東西就是軍隊。現在，眼前所看到的，也正是一些軍隊。

最近的軍隊，差不多就在我們的眼光下面，正在一些由許多船隻聯成的浮橋上面渡過河來；這是在萊茵河和奈卡爾河交匯的地方，那橢圓形的曼海因城便正在這兩條河流的交叉處，從這裏望去，樣子像是在一枝杈竿上掛着一個人頭。在渡河的時候，軍樂聲從各方面奏着；那些起伏着的隊伍像是一條條多鱗片的蛇似的閃爍着。

### 謠言之精靈

這是俄羅斯的軍隊，在侵犯法蘭西的國境！

在左邊許多黑的地方，在河水的下游靠近考勃那個小鎮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軍隊。在同時的渡過這灰色的河水來，他們的武器和戎甲也同樣的閃爍着。

### 謠言之精靈

那邊卻是普魯士的健兒，也在向這邊前進！

現在再轉向右面，在很遠的巴賽爾地方（過了那邊就已經可以看到瑞士境內的羣山了），又可以看到一隊更多的兵士，人數是在二十萬以上。這枝軍隊已經渡過了在那邊是更狹一點的河流，已經向西方走了好幾哩路；從這裏望去，這一堆灰色而閃光的不定的人羣，像是分成了六個分隊，每一隊都彎彎曲曲的分成不同的方向走去。

### 謠言之精靈

在那方面偷襲過來的，便是奧地利的雄師，他們一心一意的想要直撲到巴黎的城池——這兩枝都是抱着同樣目的和企圖的軍隊，還有惠靈登在西班牙也跟他们遙遙相對。

所有這些灰黑色的軍隊，都安穩穩的，毫無阻礙的向西面前進着。他們像是一種液體似的順着地勢向下面瀉着，像是一股從決了口的蓄水湖裏流出來的水流；大部分都是蛇的樣子，但偶然也有一些形狀卻像是蛙類和蜥蜴類的動物。雖然在地面上是有了這一堆的人體，但冬季的風景卻仍然顯着一種漠不關心的神色，像是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黃昏來到了，啞場模糊了下去。

## 第二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

這是在禮拜日正做了彌撒之後的時間，衛國軍的重要軍官們都聚集在議事廳裏。他們都顯着一種期待的神色站在那裏，有幾個顯着憂容，有幾個顯着惶惑的樣子。

那扇從這廳堂達到鄰近的教堂的門是開着。皇帝拿破侖和他的皇后在這宗教儀式的最後的音樂聲中從那扇門裏走出來；而同時，從對面一扇門裏，女掌家蒙得斯鳩夫人也走了出來；她手臂裏抱着羅馬王，現在是一個兩三歲之間的漂亮的嬰孩。他是穿着一身小形的衛國軍的制服。

蒙得斯鳩夫人抱着那孩子走上來，扶着他站在他的母親身邊。拿破侖臉上帶着一絲悲哀的

微笑，一手攙着那孩子，一手攙着態度很安閒的瑪麗·路易絲，慢慢的走上前來。衛國軍突然的鼓着掌。

拿破侖

各位衛國軍的同伴，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現在要離開你們了；在我離開到那  
祇有上天知道的個人的命運去之前，  
我還得把我所認為在這一個世界上  
最寶貴的人託付給你們，請你們照顧：  
我的妻，法蘭西皇后，我的兒子，羅馬王。  
我之所以要走，是爲了要保障你們的  
家庭和親屬，不讓外邊的敵人來侵犯；

現在，知道我親愛的妻子是由你們在保護着，我就可以安心的到遠方去了，因為你們的忠心我可以完全相信的。

軍官們（感情的）

我們可以立誓決不會辜負您的信託！我們將永遠不讓除了您和您的家屬之外的人來坐在這法蘭西的皇位上。

拿破侖

我現在在這裏准允了皇后的攝政權，以後皇位的繼承也照着舊時的決定，同時，我叫我的兄弟約瑟夫來擔任着全國大都統的職位，來幫她處置國事。

〔衛國軍熱烈的鼓着掌。〕



大家不要發生分裂的事，來使她煩惱；  
大家第一要顧到全國的安全和秩序，  
要顧到法蘭西的前途。現在，聯軍方面  
是興奮得發狂了。他們最近一次勝利，  
幾乎被認為是一個爭權奪利的機會，  
同時又拿我的痛苦來做自己的消遣。

我願意承認，我這次是不得已而走的；  
不過我對將來還懷着希望，雖然最近，  
有許多不幸的消息實在太使我傷心，  
我的忠實的朋友們，你們想想，就連我  
自己的妹夫，拿破里王，連他都倒到了  
聯軍那方面去，同時竟還帶領着一枝

拿波里的軍隊向我們的歐什尼親王  
攻打着，我聽了這消息是多麼難受的。

日後的各種處置和行動，是必然的會  
把許多的敵人都引到我們巴黎來的，  
可是你們卻千萬不用害怕；不久之後，  
我就可以設法把踐踏着我們國土的  
那些趾高氣揚的敵人完全消滅下去；  
我一定會像以前屢次打着勝仗一樣，  
這一回也可以帶着許多勝利回轉來！  
現在，你們瞧着，在我離開之後，我親自  
把我的兒子和繼承者交託給你們了。

他抱起了那孩子，走過去輪流的給軍官們看着。他們都非常感動的鼓起掌來。

你們能保護着他們母子嗎？能起誓嗎？

軍官們

我們願意的！

拿破侖

這樣說，你們算是答應了？

軍官們

我們答應了。希望皇朝永遠的繁昌着！

他們的吶喊聲傳到了外邊校場上，由聚集在那裏的衛國軍的兵士們響應着。現在，皇后是流着眼淚了，由皇帝把她扶住。

瑪麗·路易絲

這樣副悲壯的景像，我真從沒有見過！——

就連維也納的軍隊也沒有這樣熱烈。

在繼續不斷的宣誓和道別聲中，拿破侖，皇后，羅馬王，蒙得斯鳩夫人，等等，向一方面退出，衛國的軍官們向另一方面退出。

幕垂下來，休息了一會。

在重新啓幕的時候，整個屋子是在黑暗中，它的空氣是陰寒的。外面，一月的夜風呼號着。兩名僕役匆忙的走進來，點起了蠟燭，升起了火爐。時鐘上的針指着三點。

房間裏一切都零零亂亂的，皇帝走進來，已經整頓好了這一次旅行的行裝，瑪麗·路易絲穿着一身晚服跟在他旁邊走着，他的左手臂環繞在她的腰邊。他的右手臂抱着羅馬王，手裏拿着一束紙。貝爾特朗伯爵和一些少數的家屬跟在後面。

走到屋子中間的時候，他吻着那孩子，又將皇后擁抱着；皇后滿眼盡是淚水，那孩子也同樣的哭着。拿破侖拿着那些紙張走到火爐邊去，把它們丟在火裏，等它們燒掉；隨後，他的侍從們也另外拿了幾束紙來燒掉了。

拿破侖（陰沈的）

這樣辦是最好的；因為誰也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些什麼事，也不知道他會落在誰手裏。

瑪麗·路易絲

我彷彿像感覺到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慌，我恐怕就此永遠的不能再看見你一面了！

拿破侖

你用不到恐慌，就是真這樣也用不到恐慌，

命裏註定要發生的事情是終於要發生的。如果黑暗要來到，那麼你就祇能讓它來到，正像光明要來到，你也不必多費心思一樣。如果真這樣，敵人倒會想到自己是犯了罪。

他們最後一次擁抱着。拿破侖等同下。隨後，瑪麗·路易絲和那孩子也走了出去。

### 年歲之精靈

她的預感表面上的確是顯很敏銳的，不過卻還是有着限度。她的預感固然也許不錯，他們倆也許就此不會再見面，不過，我可以憑藉我的天賦的神力來作着這一番預言——

那一種使他們倆永遠隔離着的屏障，恐怕說出來就連她自己也不會相信的：這屏障不是一種監獄的痛苦，也不是劇烈的戰爭，卻是一種溫情的勸告，時時的在慫恿着她，使她起了驕矜之心，而把初衷慢慢的忘記，直到後來，他在她的靈魂裏的影像，也會跟遙遠的平原上的巨人像一般漸漸的縮小，或是像大海上的人形般漸漸的化爲烏有。

燭火熄滅了，那廳屋給剩下在黑暗中。

## 第三景

同上 皇后的房間

將近七點鐘，三月的晨光陰沈的射到瑪麗·路易絲的私人的客廳裏，祇使鍍金的傢具顯着一種微弱的光彩。兩個內廷掌管在那裏伺候着。他們從窗口望着，又打着呵欠。

### 第一掌管

看樣子彷彿就要下雨了！在皇帝離開，叫她來攝政的時候，誰想得到她和這攝政時期也會在這麼短的期間裏就過去了呢！

### 第二掌管

第三部 第四幕 第三景



昨天晚上已經有了議決嗎？

### 第一掌管

是的。樞密院一直到後半夜還在那兒開着會，在辯論着那個她和她的孩子究竟要不要留在這兒的熱鬧的問題。有人是主張這樣，有人又主張那樣。後來她自己說她要走，纔算把事情決定了。

### 第二掌管

我早就想到一定會鬧到這個地步。我聽到那警鐘整夜的響着，在把衛國軍召集起來；我聽到說，已經有一些志願兵開拔出去幫馬爾蒙的忙了。但是人數不多，這一點人又幹得了什麼事情呢？

宮門外面傳來了一陣車輪的隆隆聲和馬匹的咬嚼聲和跳躍聲。麥奈伐爾和宮中的另外一些官吏們走進來；不久，瑪麗·路易絲也從另一面的她的臥房裏走進來，穿着旅行的服裝，戴着旅行的帽子，身邊隨帶着羅馬王，也穿着準備旅行的衣服。她神志顯得昏沈，面色慘白。隨後出來的是內廷侍從長蒙德伯羅公爵夫人，宮庭命婦德·呂賽伯爵夫人，加斯底略尼夫人，蒙